

黄学巷

牛谦才

与府学街相接,紧依汉滨区初级中学(原安康师范)北围墙有条不显眼的窄小陋巷,名曰:黄学巷。巷西口路标赫然标着“红学巷”三个大字。文革前标的是“洪学巷”。红与洪,都不合规范,实为一讹传讹。

《兴安州志》载:“儒学在文庙西,元(代)至元年间知州唐天驷建,至正十年(1368)达鲁花赤买闯重修。”文庙于明伦堂相依,清代的县学称儒学,明代称伦堂。是教习掌管全县生员的政教合一机构。文庙即孔庙,孔庙也称黄官。“黄”释为古时的学校,亦为官学,属科举制度的附属。它与启蒙教育在家私授或村馆、祠堂里办的私塾有严格的区别。红与洪都与黄沾不上边。

上述的孔庙、伦堂均在老城,即现市群艺馆范围,馆内文安楼后边有一巷子也叫黄学巷。明万历年建新城,孔庙并未迁建,至康熙四十五年(1706)的122年间,汉水三次淹没旧城,孔庙才不得不迁建新城。准确地说新城孔庙只是保持了老城废墟孔庙的元代建筑风格,尽管孔庙大部分附属建筑遭毁,其主殿尚存。

弄清上述历史,新城黄学巷的历史就理清了。确切地说,康熙四十五年(1706)建新城孔庙,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黄学巷。不过今天的黄学巷在位置上与旧时有区别。进巷口四十米向北直达黄官(孔庙)即原老巷子,这也是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府署官员率生员祭孔子的正道巷子。1956年孔庙周围由于机关单位建房,黄学巷就不存在了。人民公社成立初期,城墙开口子,方便社员过往,与今文昌路相接,此段不属原旧巷范围。

黄学巷既然是黄官的主行道,必然要提及孔庙。明代《坛庙祀典》:孔庙为“正位南向行进学宫。”历代谥号:汉称“褒成宣圣公”,隋称“先师尼父”,唐称“文宣王”,宋称“至圣文宣王”,元称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,明称“至圣先师”,清称“大成至圣文宣先师”。“四人帮”搞批林批孔称“孔老二”,只能算作千古笑料。

大成殿正祀孔子严格按《坛庙祀典》规定:台高三尺,广一丈三尺;龛高一丈二尺;神牌七尺二寸,广四尺;神牌座高一尺二寸,广四尺五寸,红底金字。依序立位的是孔子的弟子:先儒、地方名宦、乡贤等。乾隆年,朝廷令各地孔庙统一悬挂康熙皇帝御书“万世师表”匾。

嘉庆年间,入户黄学巷的是岚皋籍祝姓。祝垵,又名爽亭,生于道光六年(1826),道光二十七年(1847),21岁考中进士,曾任大顺广道、长芦盐运使等职,一生著作颇丰,战功获二品顶戴。其弟祝爽灏,生于道光十年(1830),道光二十九年(1849)己酉科拔贡,19岁入国子监。

祝垵7岁能属文,9岁府试摘冠。7岁时,祝垵被父亲驾在肩上到考院(今安师)天生堂投考,考官曰:“子骑父作马”,祝垵从容对曰:“父盼子成龙”。

祝垵之子嘉庸,亦7岁入考院投考,考官拿来一块纸,说:“你若能从一写到万,把万数容入纸块,准你入考。”纸块仅口杯大,嘉庸提笔:“一而十,十而百,百而千,千而万。”道光二十九年(1849)祝嘉庸与其叔父祝爽灏同考己酉科拔贡入国子监,嘉庸任直隶延津县知县,一门三才子,父子两神童,且学位档次高,兴安学署引以为荣很多年。

近现代,小小黄学巷不无佼佼者。1905年停科举后,宣统元年(1909)己酉生员荆凤翔,又名仵干,书法造诣很深,是名噪陕南的书法大家,家里悬荆仵干书法作品,在当时被看作是引以为豪的事。荆著有《安康县乡土志》被以地方志馆藏。

黄学巷的郭治善是民国年陕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(今安师)高材生。民国二十一年(1932)代表安康赴西安参加陕西省举办的秋季运动会,获撑杆跳全省第二名,今天看似平常,但在非常封闭,新项目体育竞技尚未传入安康的情况下,当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同时,郭治善的书法是继荆仵干后的又一名流。

郭治善的堂弟郭治贵,是国家的水利专家,享受国家水利部副部长待遇,1983年特大洪水,他随李鹏总理来安视察灾情,土生土长于黄学巷的郭治贵,未回故居与郭氏兄嫂侄儿晤面,其投身救灾的敬业精神以及因他熟悉故土,为灾后重建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,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中肯。



夜访汉江边

王治义

吃完晚饭,天已经黑了。发微信给好友:江边散步。好友回应:我骑车接你,你等着。我们出了朝阳门,到河边,停下车,放眼望去,一个字:爽!

沿江边向汉江四桥漫步。江边散步的人特别多,或三三两两的,或一群群的,有的跑着,有的慢走着,有的坐在江边的石凳上,有的站在河堤栏杆边,眺望江边的灯光与夜景。我和友人时而驻足,享受色彩纷呈的夜景。友人爱拍照,尤其是从远处的树的空隙去抓拍江景。友人要的是树影婆娑的效果,我静静地等待友人拍摄,也静静地观着江面,江水微微泛波,明晃晃的闪烁着灯影,红色的、白

色的、绿色的、紫色的,尤其是安康市城建局的大型电子屏幕的光影变化照射在江水中,又是一番风景。我沉浸在这静谧而安详的氛围里,忘了自己。友人说:怎么了?如此安静?我说:“波澜不惊,上下天光,水中倒影,晦明变化,瞬间感觉传说龙宫如在眼前,真乃灯明水秀,气韵非凡也。”快到四桥了,友人说:“你看看江面,看看有什么?”四桥上的灯光射入水中,呈现出规律的条形状,似不同绸缎面料起伏飘动。“上桥,过江北,你又会感觉不一样。”

上了四桥,向上游看,一桥、三桥横跨南北,像晶莹剔透的数学等号,且三桥

桥上的灯光呈三角形,几个三角相连,好似埃及的金字塔,从四桥、一桥到三桥的江面,又似一条长长的宽大大大的绦罗绸缎,将三座桥连成一个大大的“丰”字,这是否暗示着汉江两岸的人民,五谷丰登,物质和精神生活丰富多彩?这“丰”字型图案色彩柔和,装点着这魅力无穷的夜。从桥北头看北面江面,像一张弓,而路灯恰似镶嵌在弓上的夜明珠。从四桥下到江边,江北散步的人特别多,只是偶尔有一对情侣相拥漫步。因为人少,我和友人感觉到惬意与悠然,边走边聊,聊近期的时事新闻,聊身边的人事情景,聊所读之书,聊生活中的烦恼忧愁,交流

彼此的思想与看法,感受着彼此的真诚与善良,无拘无束,心情怡然,安适。

走到江北中学门口,我们原路返回,快到四桥了,就直接下到水边,水边长满草丛,所幸有一条小路,站在水边,望江南,灯光明亮上不如由江南望江北。但看江面的感觉却别有一番情调,因离水近,水面倒影映照自己身上,亦呈现光影的亮色。水边的草如草原上的草一样干净与平展,你躺上面,听听水声,凝望夜空,享受还不太冷的江风,会是什么感觉?我和友人都想找一干净的石头坐坐,再慢慢与江水相对,享受“闲人如吾两人耳”的宁静氛围。然而,一块能坐下来的大石头都没有。

过四桥沿江边向朝阳门方向返回时,原来桥下跳广场舞的男女早已散场。我和友人还没享受够这夜下的汉江,于是又在堤边公园供人休息的石凳上坐下,伸伸走困了的腿。友人和我开玩笑说:“平时爱喝茶,隔一会儿要喝口茶,今天已游了两个半小时,说了不少的话,口也不觉得渴。”我说:“那是江水在滋润着我,汉江的茶水,心里温暖的茶水,悠闲两人的东坡式茶水在给我解渴。”江边除了我与友人,已见不到人影了,我们该回家了。

离开河堤,坐上友人的电动车,回头再望江夜,真的有点儿不舍,此刻我才深深体会到什么是“流连忘返”和“恋恋不舍”的词汇,不知道今晚的惬意时光何时再有?但今晚的一切已定格在我的心里,宁静的,暖暖的,神仙般的,作为安康人,拥有这一福地,真是上天赐予的幸福!感恩有此!



红红的“救命粮”

廖霖

初冬的阳光格外的温暖。每当太阳出来,我的心就追着它飞到了山野外……初冬时节,漫步在岚河两岸山间的小径时,悬崖上和山坡上鲜红如火的小红果不时映入眼帘,枝头凝结着很多红艳艳的果实。这些果实,在太阳的照射下格外醒目。如火燃烧的小红果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“救命粮”“救兵粮”等。“救命粮”又名火棘、火把果、赤阳子。果实橘红或深红色,特别是初冬时节,硕果累累,红红火火,耀人眼目。

“救命粮”在陕南大部分山区和浅丘均有生长,一年四季常青。“救命粮”的果实只有黄豆般大小,形状圆形,它们成团成团集中生长,十分繁密。秋天,“救命粮”成熟后,鲜红鲜红,尤其在阳光照射下,更是红得鲜艳夺目。在革命战争年代,它曾经救过红军的命;在灾荒年月,尤其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饥荒,它救过无数老百姓的命。当时,将这些红的透亮和红的耀眼的果实收在簸箕里,放在阳光下晾干,再用

石磨磨成面粉,擀成面条吃,也可搅上少许的粮食面蒸成馍馍当主粮吃。“救命粮”微酸,很涩的,但实际上并不好吃,而且“救命粮”吃多了,会便秘,所以大家也不敢吃太多。而我们这一辈人,吃“救命粮”的就很少了。

除了能吃之外,“救命粮”还可以制作造型独特的盆景,经过花匠的加工、造形和配制,一盆盆造型各异的盆景就会摆上花台,摆在客厅、摆上书桌,给人带来生机和红红的感觉,让劳作和劳累了一天的人看了心情舒畅,疲累顿消。“救命粮”被改造成一种景观植物,变为盆景中供人观赏的植物了,也成了园艺师工人栽盆景的好树种。



救命粮”被改造成一种景观植物,变为盆景中供人观赏的植物了,也成了园艺师工人栽盆景的好树种。

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

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示



秋天北城街

陈善快 摄



秋韵山水画

郑国吉 摄



燕砾湖水坝

熊彬彬 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,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,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,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,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! (策划:吴平 组稿:唐大明 卜一兵)

私人档案